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遼主第弼部書都統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寧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等輩都尉世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上章涕灘五月
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五月丙子金主詔元帥府復取河南

陝西地先是完顏昌議割地與宋宗弼力爭之昌既死

宗弼復言割地非計宗幹以下皆曰趙構蒙再造之恩

不思報德安自鴟張所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金

主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

面深究利害宜卽舉兵攻之乃集舉國之兵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竝進命緇呼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完顏杲入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入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酈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丙午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士畱守孟庾不知所搢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遽去遂率官屬迎拜宗弼入城住舊龍德宮於是金主詔諭諸州縣以完顏昌擅割河南且言宋人多所邀求之故詔辭畧曰非朕一人與奪有會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徧抵

諸郡又分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
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
金人破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慥死之 金右副元
帥完顏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
永興軍陝西州縣多舊時金齊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金人破南京初金人既背盟復以葛王褭知歸
德府褭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
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畱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
京畱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
迪爲主褭爲客允迪奉觴爲壽褭與酬飲遂送允迪於

汴京裊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金主謂尙書左丞宗憲
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與今復取之
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
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
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
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
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畧
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興軍郝遠開
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破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士
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城守以禦金人郝遠遣

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問世將焚檄斬其使已丑金人破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畱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洛陽實衝要重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爲防禦計不數月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卽棄城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

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遁矣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四川宣撫

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畧使田晟以兵三千人
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畧使楊政尙在鞏州永
興經畧使郭浩尙在鄜延環慶經畧使范宗尙在金州
而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
畧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
畧使吳玠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
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
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
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
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塞天險足恃元戎身處

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璘獨抗聲
言曰和尚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
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
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
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
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
失言不宜居幙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
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爲公忠謀乃反得
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之道也它日無忘渥
言
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

數百人獲其馬甚眾寶岳飛所遣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其徐爲計錡曰錡本赴官畱司今東京旣破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方奉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卽與官屬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佗鄉導間揆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

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僞齊所佗蚩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家扉以代篋籬篋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金金以酈瓊守之 是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鷄河南以捍敵遣本司都統知興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爲之聲援 戊戌帝謂秦檜曰敵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可爲憂秦檜曰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

自今日遂下令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
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中孝悌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振
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
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信使復興兵河南百姓休息未
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各路大帥各竭
忠力以圖國家大計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
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田千頃第一區先是檜薦王
次翁爲御史中丞凡可爲檜地者次翁無不力爲之及
金人渝盟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
事有小變更用它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

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戒帝淡然之檜位遂安公論不能搖矣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

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院都統制李顯忠同行至徐泗間其軍多潰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 辛丑金人攻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殊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

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于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並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甚眾奪其器甲又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時錡見陳蔡

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酈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是月金冊李仁孝爲夏國王 六月甲辰朔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封太保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封少師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
尚書戶部侍郎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
宗弼完顏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
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眾者昌逆
天違眾者亾亘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
兵南下蕩覆我京都邀畱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
殘忍不道載籍靡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
浹念一紀之間兵拏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
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
於天心旣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河託爲

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復取舊都信義俱
亾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
陰蓄無君之心復爲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旣
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亾又豈念羣黎百姓之疾苦雖外
以遺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乎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
手人心攜貳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
維爾腹心勲舊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眞契丹奚霫
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蒼種衣不解甲
二十餘年死於行陳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
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一開